



天狼星书系
SIRIUS SERIES

人心深不见底，
欲望随时会失控，
科学和道德的天平能否始终维持平衡？

朱首末——著

你相信自己的基因是独一无二的吗？
你对自己的基因满意吗？
与生俱来、独一无二的吗？

基因

豆瓣红人 悬疑作者 知名编剧 黄青蕉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得者 陈楸帆

倾力推荐

如果给你一次基因改写的机会，
你，想要自己变得多完美？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天源星书系
TIANYUAN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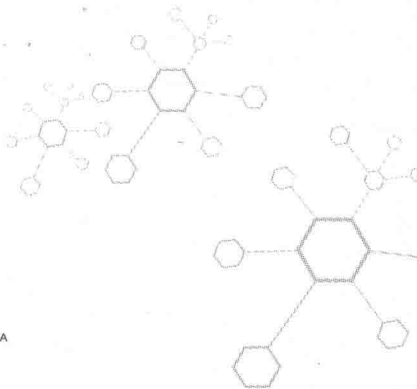
改写

朱首末——著

GAIXIE



法律出版社 ·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写 / 朱首末著.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197-2909-7

I. ①改… II. ①朱…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6748号

改写
GAIXIE

朱首末 著

策划编辑 张发靖
特邀编辑 黄梦梦
责任编辑 王 晗
装帧设计 汪奇峰
版权支持 中文在线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晁明慧
责任印制 张建伟

编辑统筹 市场研发部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5
字数 327千
版本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网址 / www.lawpress.com.cn

投稿邮箱 / wanghan@lawpress.com.cn

举报维权邮箱 / jbwq@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 / 010-83938336

咨询电话 / 010-639379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销售电话:

统一销售客服 / 400-660-6393

第一法律书店 / 010-83938334/8335 西安分公司 / 029-85330678 重庆分公司 / 023-67453036

上海分公司 / 021-62071639/1636 深圳分公司 / 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7-5197-2909-7

定价: 68.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基因 001
- 第二章 病毒 012
- 第三章 回国 032
- 第四章 证明 051
- 第五章 采访 071
- 第六章 争议 083
- 第七章 扩散 096
- 第八章 疫苗 109
- 第九章 乱麻 122
- 第十章 怪疾 136
- 第十一章 欧阳 154
- 第十二章 毒凶 170
- 第十三章 线索 183
- 第十四章 端倪 194
- 第十五章 失窃 209

160	● 第十六章 “疫苗”	224
170	● 第十七章 秘密	239
180	● 第十八章 卵子	255
190	● 第十九章 证据	269
200	● 第二十章 瞒天	284
210	● 第二十一章 锁定	298
220	● 第二十二章 收网	313
230	● 第二十三章 信仰	329
240	● 第二十四章 追捕	347
250	● 第二十五章 真相	368
260	● 尾 声	383
270	附录 第二十章 ●	
280	附录 第二十章 ●	
290	附录 第二十章 ●	
300	附录 第二十章 ●	

麻省理工学院克雷斯吉礼堂内的灯光温和地变暗了一度，原本嘈杂的人声立时沉寂下来，一切都仿佛在说明：本次世界基因学峰会中最重要的演讲马上就要开始了。

舞台上的华裔男子身姿挺拔，头发修剪得十分整齐，向后轻轻背起，浅蓝色衬衣，深灰色西裤，衬衣最顶端的纽扣敞开着，露出内里一截白色T恤的领口，干净简单。他鼻梁很高，鼻骨似乎比一般人略大一些，一副无框眼镜架在上面，刚好衬托出瘦削的脸庞，镜片后的双目炯炯有神，瞳孔又黑又亮。

男子看上去也就30岁上下，但自有一种沉稳的气质，说话的语速适中，一口流利的英文，虽然身处美国，却没有美语中啰唆的玩笑和口头禅，反而偏重英式发音，显得十分正统，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还有些古板。他没有演讲稿，做的PPT也只有寥寥几页，每一页上仅有标题，偶尔配合着一两个即便是完全没有基因学知识的人也能看懂的简易图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侃侃而谈，显然他对自己的讲演早已成竹在胸，嘴角始终挂着自信且恰到好处的微笑。

“……准确来讲，我们今天所谈的基因剪刀技术的正式名称为‘基因编辑技术’。现在我想人尽皆知，脱氧核糖核酸(DNA)是重要的遗传物质，它呈螺旋互绕的双链结构，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到的DNA螺旋，是自然界最

美妙的存在，任何艺术品都远不及这种缔造生命的密码具有摄人心魄的美感。而在 DNA 链条上，一个具有某种功能的片段就是基因。简单来说，基因编辑技术就是人为断开 DNA 链条，按照我们的需要，对链条上的某段基因进行改动，然后再将 DNA 链条重新连上，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犹如一把锋利的剪刀般‘精准’和‘利索’，这是目前基因改写的主要工具。我们利用基因剪刀，在基因序列上将病毒剪除，就好像从一块染坏的花布上将不和谐的印记载剪掉，再缝补上新的。它的出现已让基因编辑技术实现准确而简单的操作，把基因改写的门槛大幅降低……”

男子神采奕奕，在场的任何人都不难从他专注、热忱的讲解中深深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实实在在热爱着自己的专业，并对其倾注了大量的智慧和心血，似乎他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是那么必然，甚至可以带给身边人以鼓舞。

苏左想起这场演讲的标题用醒目的字体做成了宣传板，立于礼堂大门外最显眼的位置：

“On the Prospects and Application of CRISPR”

MIT Genetic Engineering Institute

Dr.Cheng Xiao

“论基因剪刀技术的前景与应用”

麻省理工学院基因工程研究所 萧程博士

“果然是个危险的技术，如果用于犯罪，后果不堪设想。”苏左还是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听到有关基因学方面的知识，不禁暗暗心惊，按住腰部的手又不自觉地加重了力道。虽然有衣物遮挡，但那里坚硬的凸起和钢铁的质感还是令她腰背挺直，眼睛警惕地向四周张望着。苏左知道，此时舞台下方的每个角落都有自己的同伴在严阵以待，他们有的打扮成礼堂安保人员的模样，有的则身穿便装混迹在观众席中，但同伴们几乎都是同样的姿态，身体僵硬，神色紧张。

台上精彩的演讲还在继续，男子的声音抑扬顿挫，和内容一样具有感

染力。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说，基因剪刀技术只是基因改写工程的小小开端，我们不仅在用于基因改写的工具的性能和应用上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甚至对于基因改写程度的探索还根本没有起步。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从远期来看，基因改写将实现人类自己编写生命天书的时代，甚至不止人类自身，自然界中一切拥有基因的存在都可能得到改写，从而开启一个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完全无法想象的全新世界！”

那个人一定会来！

越听台上的男子讲下去，苏左越相信这一推断。

台上的男子叫萧程，是位杰出的华裔青年科学家。作为国内最知名的基因工程学专家戴林钟老教授的关门弟子，萧程年纪轻轻，便已锋芒尽显，拥有多次成功改写动物基因的经历。特别是他针对某些与人类有着亲缘特质的动物，通过基因剪刀技术，成功做到了在这些动物身上将试图改变基因的有害病毒剪除替换，这使“异种移植”这一高精尖课题取得了重大突破。萧程用他的才华和实验告诉世界：将动物器官提供给那些需要器官移植的人类患者不再遥不可及，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并且从三年前开始，萧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已经做到了成功剪除实验鼠体内的癌症基因，大有冲刺诺贝尔奖的潜力和可能！毫不夸张地说，萧程是目前全球基因工程领域最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科学家之一，而更令人欣喜的是，他还是个华人，并且真正的科研背景并不是出自美国名校，而是来自中国的高等教育。

在参与此次跨国追捕行动之前，苏左压根儿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跟萧程这样的科学家扯上什么关系，在她现有的认知里，这些每天窝在实验室搞科学的家伙，要么是完全与自己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天才，要么是根本不可理喻的怪才。

苏左是三天前领命出发的，任务是与美国 FBI 通力合作，抓捕一名在原京市变态杀人后潜逃至美国的嫌疑犯。

案发至今已一个多月，最初是原北京市公安局接到报案，一家医院的三名女护士在一夜之间全部失踪，音讯全无。几天以后，警方在市郊的荒野中发现了她们的尸体。被发现时三人的尸体均全身赤裸，凶手不仅逐一性侵了受害者，还用匕首在每一个被害人的肢体上连续戳刺达数十刀，并且在她们的颈动脉处反复切割，最后甚至还变态地挖走了她们的眼球，作案手法可谓极其凶残。最令人头疼的是，被害人的尸体被发现时均整齐地排列在枯草堆下，三人的衣物和随身物品也都整齐地叠放在一边，除了被害人尸体本身惨不忍睹以外，现场被打扫得十分整洁，技术人员几乎没能在现场采集到任何有价值的物证线索。

警方心理专家分析，凶手拥有非常典型的极端人格，一方面在作案时丧心病狂，另一方面又在作案后对现场的处理上冷静谨慎，推断凶手并不是精神病患，反而具备相当高的智商和一定的反侦查技能。而对被害人的社会关系排查也是毫无结果。三名被害人平日里工作繁忙，生活圈子非常稳定，私生活也都比较简单，只有其中一名女护士有一位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程度的未婚夫，其余两人甚至连男朋友都没交过，三名护士在医生和病人间的口碑也都不错，没听说有什么仇家，基本可以排除报复杀人。但这也说明，三名护士很可能只是凶手临时选定的残害目标，凶手本身与被害人平日里或许没有任何交集，这无疑为排查带来了巨大考验，凶手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方式挟持了三位被害人，根本无人知晓。没有证据、没有目击者、没有犯罪嫌疑人范围，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锁定罪犯，无异于痴人说梦。

就在苏左带领的重案组几乎无从下手的时候，转折却戏剧性地出现了。

苏左先是提出翻查旧案宗，重点排查那种有类似作案情节的案卷，看案件是不是连环凶手所为。连环凶手的作案时间间隔往往会相差几个月，甚至几年，如果“护士案”不是孤案，或许能找到突破口，毕竟作案越多，凶手可能露出的马脚也越多。但遗憾的是，好几天的案宗翻下来，重案组未

能如愿，原京市在近十年都未曾出现过与本次作案手法类似的凶杀案。无奈之下，重案组只好将案件概况以匿名方式放到网上，重点覆盖原京市以外的各大城市，甚至海外华人密集的地区，看是否能够吸引到知情人士的注意。没想到很快，一条留言便引起了苏左的极大关注。

留言详细说明了很多年前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凶手杀害了一名年轻的医院女护工，抛尸在树林中，并对尸体戳刺了几十刀，还取走了死者的眼球。但这名凶手在现场留下了大量的作案痕迹，警方很快便根据线索和物证逮捕了嫌疑人，最终发现被害人是凶手的妻子临终住院时请的护理人员，还负责在凶手外出时到他家里帮忙看护凶手年幼的儿子。警方还在凶手家中发现了被害人的眼球，被浸泡在特殊的化学溶液中，就摆在客厅的壁炉上，仿佛在盯着屋内所发生的一切，看上去毛骨悚然。

苏左立刻与这个留言的人联系，留言者的IP地址在美国波士顿。留言者似乎也无意逃避，积极地在网络上与苏左互动，并建议重案组着重调查一下当年那名凶手的儿子。因为虽然当年的案件发生在美国，凶手是土生土长的白人，但凶手已故的妻子却是一名华裔女子，也就是说凶手的儿子是个中美混血儿，他的母亲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居住在中国，他完全具备回到中国生活，以及在中国实施犯罪的条件！

这绝对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

重案组迅速锁定了这个中国姓名为乔伊森的犯罪嫌疑人，并且惊喜地在他的出租公寓中发现了三对浸泡在化学溶液中的眼球，经鉴定正是属于护士被杀案的三名受害者。至此，“护士案”在这名神秘网友的点拨下不到一天时间就顺利告破了。

但令苏左不甘心的是，凶手乔伊森并没有落网，诸多证据指明：他早已潜逃了。经海关出入境记录证实，他潜逃的目的地正是美国，但在美国暂无确切住址。一时间案子再次陷入瓶颈。

苏左没有放弃，她认为乔伊森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流，那么他唯一与

外界沟通的方式便只有网络，相信网络是他获取知识和消息的唯一来源。于是苏左将重点放在疑犯的 IP 追踪上，很快便发现乔伊森公寓网线 IP 的浏览记录中，似乎关注遗传基因方面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犯案后的一个多月以来，嫌犯所浏览的网页中大部分都有“犯罪基因”“暴力基因”“行为遗传学”等标签，而他潜逃前似乎又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基因编辑”领域，浏览的最后一个网页正是萧程今日的演讲预告！

于是苏左立刻请求联合美国 FBI，并作出大胆推测：乔伊森或许是意识到自身可能存在某种来自父亲的“基因缺陷”，试图依赖遗传基因理论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做出解释，甚至很可能梦想着通过一位权威基因学家的手来改变自己有缺陷的基因！

显而易见，萧程，就是他选定的目标。

舞台上，萧程的演讲依然牢牢吸引着台下观众的注意力，并且正在向着最具争议的方面渗透，场内气氛稍显紧张。

只听萧程严肃地说：“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的使命是要应用于人体。甚至可以说，整个基因工程学存在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我们的更加了解人类自身，并实现全人类的自我完善。科学发展本身虽然没有任何社会性可言，但如果付诸应用，就将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简单来讲就是：并不是每一种科学成果都符合人们现行的道德标准。所以在现阶段，为了使基因编辑技术与现行道德达成平衡关系，我们需要将这个道德鸿沟缩窄到一点：什么样的人的基因才有资格被改写？”

“……正如我刚才反复强调过的，基因工作者现阶段的目标应该是帮助和救治那些存在基因缺陷的遗传病患者，我们并不想成为造物者，就像即使我们可以做到为人类的基因加上一对翅膀，我们却不会，也不应该那样去做一样。可即便是这样，在患者人体上改写基因也依然面临着太多太多的道德考问，现行法律更明令禁止在人体上使用基因编辑技术。但一项新的、有价值的科学发现，不应该仅仅因为人类道德的纠结而被埋没，甚至止步不前。其实恰恰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智慧得到了光辉的证实，因为古

往今来最常见的情况反而是，科学发展无数次挑战着人们的道德极限，却最终一次次将其冲破，使得道德界限不断得到新的修正和提升，而我相信基因编辑技术，正拥有这种力量！”

萧程的演讲似乎在此告一段落，他依然笔挺地站在台上，脸上看不出任何释然或放松的神情。此刻他心知肚明，自己给听众留下了一道非常残酷的判断题，这种问题，随便思考一下就会倍感严肃。

一阵如雷贯耳的掌声后，观众席中突然冒出一个身穿连帽衫的年轻人，他手捧着一大束鲜花向舞台中央跑去，看起来很像是主办方安排好的学生粉丝。年轻人头戴宽檐的黑色棒球帽，使人看不出他的发型和发色，手中的鲜花被他怀抱在胸前，挡住了大半边脸颊。登上讲台后，他走路的步伐明显有所加快，眼看已经逼近萧程身前。

“不好！有情况！”苏左率先反应过来，冲着对讲机里大喊一声，并干练地掏出一支紧按在腰间的配枪，健步如飞地奔向舞台。

“不许动！”

几乎是同时，穿帽衫的年轻人和苏左均说出这三个字。

苏左黑洞洞的枪口此时距离年轻人不过两米之遥，可依然晚了一步。

“嘿，嘿，冷静……”只见刚刚还泰然自若的萧程此时如同人偶般举着双手，焦急地阻止着苏左，让她不要再靠近。或许是顶在太阳穴上的枪口令他的脖子正在以一种不适的姿态支撑，萧程轻微地耸了耸肩，满脸不情愿的表情。

此时场内的警察已将舞台围成了一个牢固的圆圈。

“乔伊森，你跑不了了！”苏左冲躲在萧程身后的年轻人喝道。

“谁说我要跑了？”年轻人此时已扔掉鲜花，露出一张毫无血色的脸庞，浅棕色的双眼中流露出怪异的神色，“我只是来找萧博士帮个忙。”

说话间，他突然双目充血，好像承受了天大的委屈般叫着：“你们知道什么？！我不是有意的，我身体里面有我爸爸的‘犯罪基因’，是它们诱发我去像我爸爸一样杀人，我是病人！我要求萧博士为我作证，并且承诺对

我进行基因治疗！”

说完，他把手中的枪又向萧程的太阳穴顶了顶，“萧博士，对不起了，委屈一会儿，你这么值钱，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萧程在他的威胁下丝毫不敢挪动，不断用眼神示意着似乎随时准备扑上来的苏左不要轻举妄动。

“你以为我们都不懂吗？”苏左仿佛也不再打算向前，而是换上一副嘲弄和不屑的口吻，紧握配枪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你说的犯罪基因不过是MAOA，你可以问问萧博士，目前科学界到底有没有实验数据能够表明这种基因具有遗传性？我告诉你，MAOA我们一半的人都有，你想靠基因治疗为自己脱罪，别做梦了！”

听到苏左的话，乔伊森思考了几秒，眼神越来越怪异，竟霎时泪流满面地哀号起来：“可是我真的没想杀人，我总梦到我爸爸要我杀了那个女人，虽然那个女人很凶，但我不敢，他就当着我的面杀了她，还挖出她的眼睛，要我每天盯着她看，说什么时候我也敢去杀掉那些虐待病人的女人，就不会再有人敢欺负我了……我感觉爸爸的基因在我身上复活了，不断引诱着我去杀掉更多的人。”

由于情绪波动过大，顶在萧程太阳穴上的枪口此时也随着乔伊森的哭喊声开始微微颤抖。

苏左暗忖，嫌犯看上去早已情绪不稳，挟持的举动已让他接近崩溃的边缘，当下的局面意味着能够一枪击退嫌犯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但也有可能嫌犯在没有预计的瞬间彻底失控，从而威胁人质的生命安全。苏左与身边的美国探员交换着眼色，似乎没人能做出更妥善的决定。

就在大家踌躇之际，萧程却猛然毫无征兆地蹲下身，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已多了一样尖尖的东西，反身飞速向着乔伊森的颈动脉扎去。

乔伊森立刻惊觉颈间一阵冰凉，神色大变，拿着枪的手也迅速再次朝萧程的太阳穴指来。

突然，从苏左的枪中传出“砰”的一声巨响，乔伊森原本拿着枪的手臂

登时一片血红，苏左还没等乔伊森反应过来，已上前牢牢锁住了他另一只未受伤的手臂。

“你这个人渣！你爸爸当年杀人是为了给你妈妈报仇，没强奸被害人，你却一次杀害了三个无辜的护士，还强奸了她们！就算 MAOA 能遗传，到你身上也是变得更差了！你简直让人恶心！”

面对苏左的怒斥，乔伊森却没来得及再做出任何回应，就两眼一闭，昏死过去。

见到这种情况，苏左惊愕地瞪向萧程：“你把他怎么了？”

萧程冷静地站在一旁，无辜地撇撇嘴，手里举着一根细长的针管：“镇静剂而已。”

这时 FBI 的几个警员走上前来，将昏睡中的乔伊森押下了讲台。

台下的观众们已经井然有序地在美国警方的紧急措施下安全疏散，没过两分钟，空空如也的礼堂内就只剩下苏左和萧程两个人。

“你怎么随身带着那种东西？”苏左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并指了指萧程依然握在手里的针管。

“我想到他会来。”萧程轻描淡写地回答，“他很精明，知道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强迫我和警方答应他的要求，才可能有一线生机。今天，可以说是他最好的机会。”他说这番话时并未注视苏左，而是从电脑包里拿出一套消毒器具，仔细擦拭过手中长长的针管，然后翘着手指，将针管轻捏着放入一个犹如警方使用的证物袋般的封口袋里，一点一点地将袋子封紧，又拿出一个小塑料盒，将针管平平整整地放到里面并满意地听到盒盖“叭”地扣紧的声音后，才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好了，可以扔掉了。”

苏左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连串动作，“你每次用完针管都要这样处理吗？”在她看来，萧程对于一根小针管的处理堪比警方收集案发现场的物证般仔细。

萧程好像根本没想到有人会这样问，反而十分惊讶地正色道：“医疗垃圾是危险的病毒传播源，稍不注意就会为无辜者带来疾病。”

这副小心的样子夸张得令人想笑，不知该怎么回应，苏左只好干眨了两下眼睛。她本想追问萧程何以知道这个案件，但随即便发现是自己反应迟钝了，于是难掩惊讶地向对方确认道：“那个在网上留言的人就是你？！”

萧程有些尴尬地用一只手轻搓着鼻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没想到，重案组的组长原来是名女性。不过，关于基因的问题，你知道得还蛮多的，功课做得不错，果然是精英警探。”

“你说 MAOA？”苏左心领神会，不以为意地解释起来，“我也是在看到嫌犯浏览的基因学网页后才了解到的，我想他极度怀疑自己的父亲之所以存在严重的暴力倾向，是因为携带了 MAOA 基因，并且假想自己也是 MAOA 携带者，不断对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再加上童年时残酷的经历，最终导致心理扭曲而犯罪。不过，据说 MAOA 的确是一种‘暴力基因’，许多诸如谋杀、殴打等暴力型重罪犯体内都存在 MAOA。”

萧程对苏左的话不置可否，一谈论到学术相关的话题，他立刻又恢复了严肃的神态：“的确曾有科学论著和一些数据说明 MAOA 的低水平代谢和神经元细胞膜的功能障碍可能是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的病因，但这并不代表含有 MAOA 基因的人就一定会犯罪。你刚才也提到过，可能超过一半的人都携带有 MAOA 基因，但他们中的 99.5% 都能成功遏制住自己敲碎别人脑袋的冲动，所以，我并不喜欢将 MAOA 定性为暴力基因。而且严格来讲，MAOA 是否具有遗传性，以及表现特别严重的 MAOA 异常究竟算不算一种疾病，都还没有定论。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建议警方给乔伊森做一个基因测序，毕竟父子两代都做出变态杀人行径是比较罕见的，有研究价值，也算为今后的基因犯罪收集数据。”

苏左闻言赞同地点了点头，她也正是如此打算的。

“那个……”萧程突然指了指苏左的手，欲言又止。

苏左不明所以，自己手中只有配枪，她很娴熟地把枪在手心里掂了掂，疑惑地问：“怎么了？”

“大学教室和讲堂里不能带枪。”萧程十分严谨地回答，“而且枪这种东

西，用完了是不是应该立刻放回枪套里？”说着还不忘将手指在空中一划，做出物归原位的动作。

苏左再次看了看手中的配枪，觉得自己就像个在被家长说教的小孩子，于是不服气地反驳道：“我是警察啊，而且别忘了，刚刚可是我这把枪救了你！”

萧程却好像并没有感到苏左的不满，眼睛始终盯在苏左手中的枪上，眉头皱得快拧成了疙瘩。

“唉……”苏左只好无奈地将枪放回到枪套里，故意在萧程面前将动作做得很明显，然后洒脱地冲萧程伸出一只手说：“行了，这次多谢了！”

萧程看起来松了口气，这回倒是很大方地也伸出一只手握上来。苏左感到这只手触感细腻，手指划过掌心的力道也十分轻柔，反映出这只手的主人对它拥有恰到好处的操控力。

“你的演讲，非常棒。”苏左由衷地称赞道。

萧程微微一笑，似乎类似的赞扬听得太多，已经不以为意，他反而诚恳地说：“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

苏左很快便明白了萧程的意思，也笑道：“是呀，基因犯罪，我们所有刑侦人员都应该在这方面好好补补课了，你来当我们的老师吧，你这样的人才，为什么不想回国发展呢？”

萧程没想到会被问及这个问题，突然毫无防备地沉默下来，良久后才轻声回答：“国内，有我不能回去的理由。”

下午 5 点 09 分，飞机终于在经过了短暂的滑行后，传来一阵与登机口衔接时才有的颠簸。郭旻不耐烦地又看了一眼手表，秒针刚好划过 12 的位置，已经 5 点 10 分了。

答应了妻子会在 6 点前赶回家吃晚饭，可正是下班高峰时段，照现在的情况，显然是赶不及了。

走出机舱直奔出租车候车站，郭旻一秒钟都不愿多耽误，只有一件随身行李的他，快步穿行在往来的人流中，走着走着，他还不忘从外套兜里摸出一副口罩戴起来。

“您是刚从国外回来吧？咱们这里空气不好，一般从国外刚回来的人都受不了，是得戴副口罩。”出租车司机见拉到了客，笑呵呵地按下计价器，从后视镜中望着郭旻，一副攀谈的口吻。

“不是，我感冒了，不想传染。”因为戴着口罩的关系，郭旻的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像您这样自觉的人可真不多，现在大多数人戴口罩恐怕除了防雾霾，反倒是怕被别人传染呢！”司机微笑着回应道。

郭旻闻言也不禁干笑了两声。

喉咙的确很难受，头也依然疼得厉害。这种症状已经是第二天了，正是感冒最难扛的阶段。他决定明天向公司先请个假，反正这次出差要办的